

2024 年法國五大文學獎得獎作品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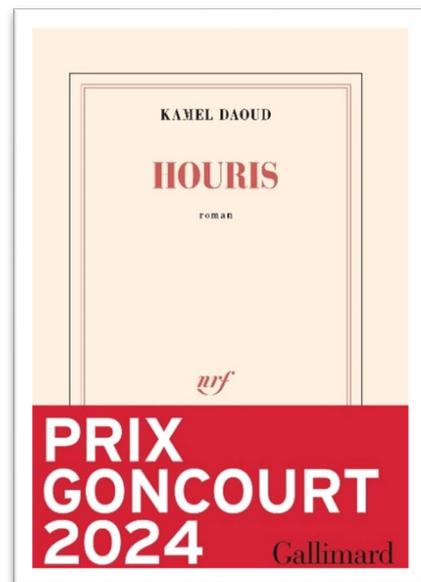
謝芷霖

2024 年秋季法國五大文學獎十分特別，今年的文學獎得主，全數由移民和移民子女作家包辦。得獎作品題材，也都與移民母國的歷史相關，法國文化自然是背景之一，但跨文化的歷史回顧，不約而同成為主旋律。

鞏固爾文學獎《純潔聖女》

2024 年的鞏固爾文學獎 (Prix Goncourt) 得獎作品為 Gallimard 出版社出版的《純潔聖女》(Houris)(圖一)，作者卡默·達吾 (Kamel Daoud) 原籍阿爾及利亞，2020 年定居巴黎，之後才歸化為法籍。卡默·達吾在 2015 年，便以 *Meursault, contre-enquête* 一書獲得「鞏固爾首部小說創作獎」(Prix Goncourt du premier roman)，當時文評將這本小說譽為對卡謬《異鄉人》之「後殖民式重新書寫」。今年的得獎作《純潔聖女》以 1992 年至 2002 年間的阿爾及利亞內戰為主題，題材敏感，在阿爾及利亞是不能碰觸的禁忌話題，作者卡默·達吾在取得法國籍並且定居法國的情況下方能暢所欲言。阿爾及利亞於 2005 年起便以「國族和解」為由，禁止一切「試圖挑起國家創傷及過往悲劇」的行為，對於十年內戰的歷史傷痛，既不能談論評述，學校也完全不教這段時

期的歷史，刻意留白、遺忘，彷彿傷痛從未存在。想當然爾，《純潔聖女》一書不但可能翻譯成阿拉伯文在阿拉伯世界出版，也是阿爾及利亞的禁書。阿爾及利亞書展，出版社 Gallimard 因此失去參展資格。今年 54 歲的卡默·達吾，內戰初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語報「奧蘭日報」(Le Quotidien d'Oran) 擔任記者，可說是內戰悲劇的第一線目擊證人，情勢混亂，大規模殘忍屠殺，當時的記者每天都在數死亡人數，然而數字卻隨官方帶風向的手法而任意竄改，時而誇大時而掩蔽，直到現在 60000 - 200000 的死亡人數都只能是粗略的估算，沒人曉得確切數字。身為時代的見證



圖一：2024 年的鞏固爾文學獎得獎作品《純潔聖女》(Houris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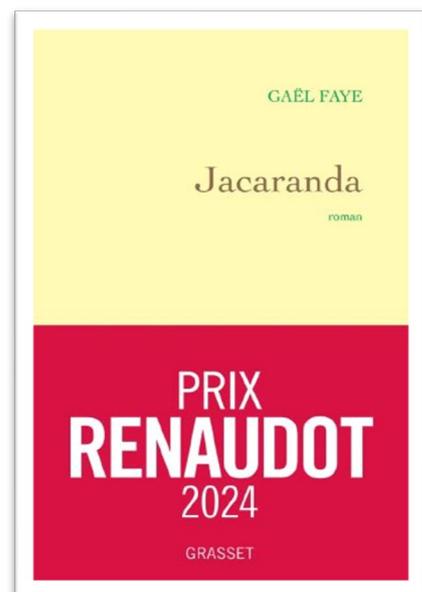
者，在強加的遺忘與靜默前，卡默·達吾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文字為這段黑歷史留下紀錄，讓後代子孫明白當時發生的事。超越政治的非黑即白，文學在必得選邊站的歷史詮釋旁另闢蹊徑，《純潔聖女》以詩意的方式揭露傷口，聚焦於悲劇中存活下來的痛苦重生。

故事從內戰後二十年講起。26歲的女主角「晨曦」(阿拉伯文名 Fajr, 法文名 Aube) 對著肚裡懷的孩子說話，不願讓他降生到這個殘酷的世界。現實世界中的「晨曦」，暗啞，發不出聲音，無法言說，名符其實的劫後餘生。她的脖頸上一道清楚的傷疤，宛若大大的微笑，嘲諷望著世人。1999年12月31日夜裡，生長的村莊遭到內戰屠殺的恐怖夜晚，「晨曦」也慘遭割喉，卻奇蹟似地倖存，然而失去了表達自己的聲音。那一年，她六歲，人生已經天翻地覆。之後的人生，只是苟活，內戰的「黑暗十年」成了禁忌，不能提，不能說，倖存者傷痛的過往記憶，必須從光亮的歷史舞台上抹除，一筆勾銷。當人生的立基點記憶失去呼吸的空間，情感與曾經的人際牽扯，都只能壓抑不見天日，無法療癒，沒有和解，未來的人生該如何行進？倖存成了行屍走肉，苟延殘喘，重生毫無可能。面對下一代，走過「黑暗十年」的見證者，能繼續噤聲沈默嗎？二十年後，「晨曦」懷著未來的骨肉，來到慘遭殺戮幾乎死去的故鄉，回憶過往，喚起潛藏的幽魂場景，讓強迫遺忘的歷史，重新披上故事的外衣。擁有流傳的文字，方有記憶與討論

的可能，活著的希望重新滲入未來。作者卡默·達吾拒絕遺忘，以文學的詩意與堅韌，重新拉開歷史的血脈，為重生注入誠摯新血。沈默不語不會帶來和解，惟有透過不間斷的講述、反覆回憶，才能昇華出真正的原諒，瞭然後的和解。他也希冀以打破沈默後的犀利文字，為總是在戰爭中付出慘痛代價的女性留下印記。

何諾多文學獎《藍花楹》

依慣例與鞏固爾文學獎同一天發佈，由文評記者提供不同評選觀點的何諾多文學獎 (Prix Renaudot)，今年則圈選出了費蓋爾 (Gaël Faye) 的新作《藍花楹》(Jacaranda, Grasset 出版)(圖二)。作者費蓋爾出生在東非內陸國家蒲隆地 (Burundi)，母親是盧安達難民，她於1973年為逃避戰爭移民法國，作者第一本小說《小國家》(Petit Pays)，曾獲



圖二：2024年的何諾多文學獎得獎作品《藍花楹》(Jacaranda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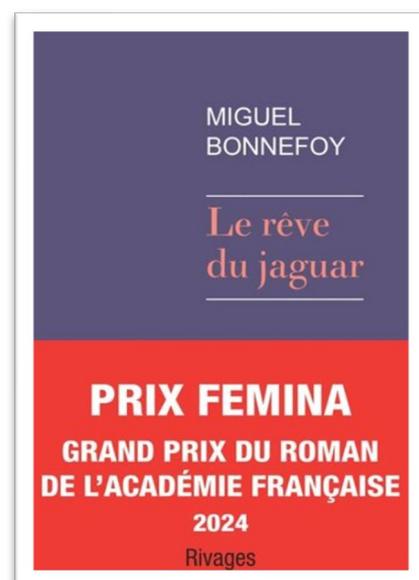
2016 年的高中生鞏固爾文學獎(Prix Goncourt des lycéens)，講的便是這段故事。

《藍花楸》的故事從法國展開，1994 年盧安達戰爭的消息透過電視傳到法國，當時 12 歲的敘述者米蘭 (Milan) 面對出生成長於盧安達的母親，1973 年逃難至法國的 Venancia，卻如同面對一堵高牆，得不到任何解釋與回應。不久後家中卻突然出現一名頭纏繃帶的瘦弱盧安達小男孩 Claude，母親以母語安撫他，米蘭與小男孩成為好朋友，Claude 卻在某一天消失，回返母國，母親依舊沒有提供任何解釋。直到 1998 年，母親因為離婚，暑假帶著米蘭返回盧安達，米蘭才與 Claude 重逢，終於認識自己的母系家族，慢慢揭開母親始終避談的盧安達黑歷史。1962 年盧安達獨立後，民族對立問題一直存在，1990 年代胡圖族政府軍與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之間，衝突內戰期間，發生了盧安達種族大屠殺。1994 年 4 月 7 日到 7 月 15 日百日間，全副武裝的胡圖族軍人大肆屠戮部分溫和派胡圖族人、特瓦族人以及作為少數族裔的圖西族人，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的殘忍與其規模之大，震驚了全世界，遇害人數估計是 50 萬到 80 萬人。種族大屠殺便發生在受害者的家鄉，凶手可能就是鄰居或是同鄉，直至今日，種族大屠殺仍像夢魘一般纏繞受害者家族，倖存者及後代帶著難以癒合的傷口，憤怒卻只能沈默以對，為了堅強地活下去，必須付出雙倍的力氣。小說中回到母親家鄉發現自己母系族人

的米蘭，一步步揭開種族大屠殺的難堪記憶，藉由家族四個世代之口，一邊抵抗滿盈懼怖吞噬一切的記憶黑洞，一邊拼湊還原佈滿傷痕的歷史。故事中的藍花楸樹成為了米蘭與當地女學生好友 Stella 分享心情與過往記憶的棲息地，也象徵了歷史重建的泉源。身兼音樂創作者與作家雙重身分的費蓋爾，如今選擇與妻子兒女定居在母親的國度盧安達。

法蘭西文學小說大獎及費米娜女性文學獎《美洲豹之夢》

比鞏固爾文學獎和何諾多文學獎晚一天發佈，11 月 5 日揭曉的費米娜女性文學獎 (Prix Femina du roman) 小說得主，為委內瑞拉與法國混血兒米凱·彭淮 (Miguel Bonnefoy)，得獎作品《美洲豹之夢》(Le Rêve du jaguar, Rivages 出版) (圖三)。母親來自委



圖三：2024 年的法蘭西文學小說大獎及費米娜女性文學獎得獎作品《美洲豹之夢》(Le Rêve du jaguar)。

內瑞拉的米凱·彭淮，母語並非法語而是西班牙語，也是移民之子。得獎作《美洲豹之夢》在 10 月 24 日已經獲得法蘭西文學小說大獎（Grand prix du roman de l'Académie française），是今年文學獎雙料得主。米凱·彭淮 1986 年生，母親是委內瑞拉人，父親是智利人，因為在國外的法語中學讀書，而使用法文寫作。

小說故事主角 Antonio Borjas Romero 真有其人，委內瑞拉一條街道以其命名，作者米凱·彭淮從家鄉的祖先身影中尋找故事來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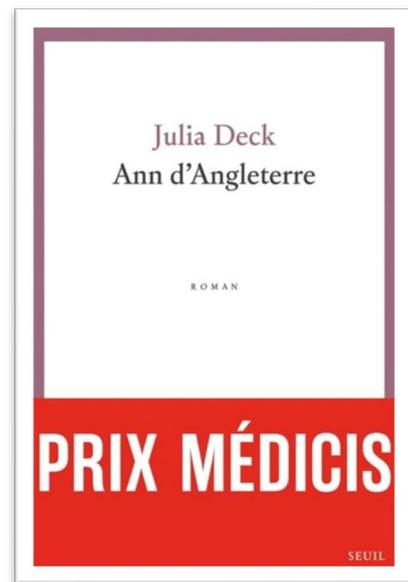
《美洲豹之夢》承襲南美魔幻寫實的寫作風格，講述一整個家族的傳奇故事。委內瑞拉一間小教堂的階梯上，啞巴乞丐 Teresa 發現了一個棄嬰，念在乞討時嬰兒或能引起路人同情心，Teresa 收養了棄嬰，並將他命名為安東尼（Antonio）。生長在貧困環境中的安東尼，年紀尚小便得出外工作，撐船人、倉儲人員，什麼雜工都做。與一名海員的偶然邂逅，改變了安東尼的命運，他開始學習讀寫，靠著聰慧與努力，安東尼脫離了不識字的貧困地獄，甚至進入學院學習，成為委內瑞拉著名的外科醫生。他不但與專制政府對抗，還創辦大學，成為校長。安東尼愛上了聰慧美麗的安娜瑪利雅（Ana-Maria），最後打動美人心結為連理。安娜瑪利雅非常有個性，她也成為委內瑞拉蘇利亞州第一位女性婦產科醫師，為爭取女性合法墮胎權不遺餘力。安東尼與安娜瑪利雅生下的女兒，他們為她取名為「委內瑞拉」

（Venezuela），與國家同名，因為她誕生的日子正是 1958 年委內瑞拉脫離專制政權的那一天。「委內瑞拉」對法國巴黎渴慕非常，一心只想至法國生活，後來也果真實現。「委內瑞拉」的孫兒 Cristóbal，想必便是作者本人的投射，在祖母的影響下，回到「委內瑞拉」的原鄉，重新串聯整個家族移民史。

《美洲豹之夢》是米凱·彭淮的第四本小說，也是他首次獲得法國秋季著名文學獎，一舉拿下法蘭西文學小說大獎及費米娜女性文學獎。

梅迪奇文學獎《來自英格蘭的安》

2024 年的梅迪奇文學獎（Prix Médicis），由戴萊利（Julia Deck）作品《來自英格蘭的安》（Ann d'Angleterre，Seuil 出版社）（圖四）奪得大獎。這是今年五十歲的戴萊利出版的



圖四：2024 年的迪奇文學獎得獎作品《來自英格蘭的安》（Ann d'Angleterre）。

第六本小說。今年五大文學獎，四部得獎作品，只有戴萊利一位女性作家。這本自傳性色彩濃厚的小說，主角正是作者／敘事者的母親安 Ann。

故事從 2022 年夏天展開，母親安腦中風，送進醫院，醫師宣判存活機率極低，卻在女兒盡力照料下，從死神手裡搶回生命，甚至還能利用未癱瘓的半身，找回一點生之尊嚴。在這一線故事中，猶如法國醫療體系及養老照護機構現形錄，醫護人員看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弱病殘，彷彿尾大不掉的累贅，種種老病後的難堪，體制半崩壞，都是作者爬梳呈現的場景。母親病後雖然恢復得不錯，還是需要合適的養護機構照料，而尋找的過程又是一大工程。

另外一條故事主線，則回到母親安的老家：英國北部的工業小鎮。在女性被阻止出外工作的保守環境下成長，安也和一般普羅大眾一樣，沒有文化資源。但是她喜愛閱讀，深知走出小鎮的惟一方式便是找到工作，經濟獨立。安如願找到工作，並且靠著語言能力，來到法國生活，又藉著閱讀不斷提升自己，接受文化藝術的洗禮，成功走進了嚮往的文藝

世界，打造出不同於保守家族成員的人生。在回顧母親奮鬥歷程中，敘述者女兒也漸漸發現一些家族的祕密。

英法混血的戴萊利也是移民子女，索爾本大學文科畢業，在成為專職作家前，曾擔任數家報社的編輯，並在學校教書。

結語

綜觀今年五大文學獎，所有作者都是移民或移民子女，除了法語之外都還有另外的「母語」，法文是「創作的語言」或者「文學的語言」，不一定是「日常生活的慣用語言」。雙語間的擺盪，異文化間的來回跨越，非法國本位的異國史建構，成為當今創作的潮流。多元的發展傾向，也讓法語文學更加兼容並蓄，面貌豐富。這樣的發展趨勢，在二十年前，根本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吧。文學獎帶動了更加自由奔放的創作主題，一定也能吸引更多嘗試法語創作的作家。新世紀的法語文學將會有什麼樣的改變？未來又會如何發展，且讓我們保持開放的心，拭目以待！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